

讀四書叢說
三



說叢書四讀

(三)

撰 謙 許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讀論語叢說下

元 許 謙 撰

先進第十一

孝哉章

此章本稱閔子騫之孝。首以孝哉字冠之。下句卽指上孝字而言。蓋父母昆弟主於愛。言其孝。或有私意。至於衆人皆言之而無間。則信能盡孝矣。集注添友字。恐於本意爲多。

顏淵死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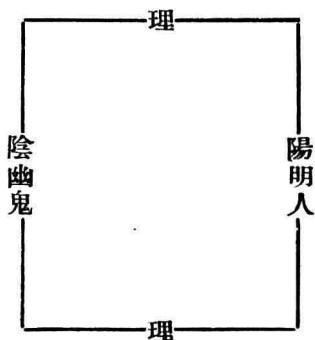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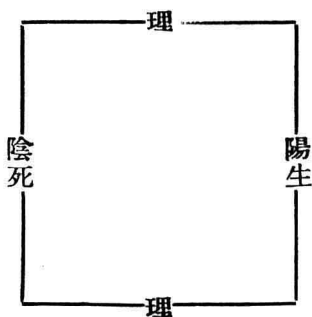
顏淵死四章。以次第言之。當是天喪予第一。哭之慟第二。請車第三。厚葬第四。蓋門人雜記夫子之言。故不計前後也。

鬼神章

集注。死生人鬼。一二二一。一主理言。二主氣言。

生者爲陽。死者爲陰。知陽之生。則知陰之死。此一說也。陰陽之氣。聚則生。散則死。知其所以聚而生。則知所以散而死。又一說也。此是卽始而見終。

人鬼之理一也。能盡誠敬以事人。方動得人。故盡誠敬以事鬼。亦格得鬼。此是因此而識彼。



閔子侍側章

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於父。出奔魯。哀公二年靈公卒。而蒯聵之子出公立。晉趙鞅納太子於戚。十五年太子入國。與姊孔姬劫其子孔悝。盟之登臺。子路時仕孔悝。爲邑宰。悝召之。而子路入。曰。太子焉用孔悝。且曰。太子無勇。若燔臺。半必舍孔叔。太子下。石乞孟黶敵子路。以戈擊之而死。蓋子路之入。欲拔出孔悝。使其不預父子相爭之惡。若孔悝果得下臺。子路必與之同出奔。而已固不顧其國事。子路食孔悝之食。故爲孔悝死爾。其死固義也。其過卻在不當仕衛。蓋太子居戚前後十四年矣。子路欠知之明。今旣仕於其家。遇難而死。自是正道。夫子之早料之。正以子路勇於有爲。而欠見理精爾。

長府章

疏金玉曰貨。布帛曰財。

由之瑟章

人心善惡邪正皆於樂聲可見。善聽聲者聞樂卽知人心。如荷蕢聞夫子磬聲而知聖人有心於天下。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。蔡邕聞隣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。子路剛勇其瑟聲亦有剛強氣象。故孔子言奚爲於我之門。謂與己不同也。以人而不仁如樂何。章參看見意思。

師與商章

集注言二子處指學而言。子張才高意廣。是欠收斂。子夏篤信謹守。是欠充擴。好爲苟難。規模狹隘。是其效也。

賢智之過勝。愚不肖之不及。循上道以中庸爲至。說下因中庸本文而及之。專說過猶不及一句。非指二子而言也。

此章集注以道以中庸爲至一句爲主。方說得上面過不及意明。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子夏。而子夏不及子張矣。故過中失中歸於中。屢提起中字說。

柴也愚章

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。而與三子並言。此曾子初登門時也。楊氏謂四者性之偏。語之使自勵。此聖人之本意。蓋唯曾子聞聖言卽就魯上用功。誠篤淬厲。期於必得。故後終有聞一貫之唯。則魯鈍化爲

明睿矣。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。或者爲終身之偏歟。
集注。知不足而厚有餘。以意釋愚字。引家語以證之耳。非柴平生之行止此也。家語記五事。皆是厚有餘。
其足不履影。不徑不竇。二事之間。用有知不足之意。
吳氏謂通下章爲一章。然前四人以質言。後二人以學言也。庶乎對億中。屢空對貨殖。顏子惟庶乎。所以
樂天。至於屢空而不顧。子貢惟不受命。故但能億事而已。
不踐迹章

人雖有好資質。志於學方可入聖人之室。然其質既善。雖不循前人軌轍。自然不爲惡。但未至聖人之地。
此是就兩頭說。中間影出善人形狀。

孟子曰。可欲之謂善。有諸己之謂信。張子之言本此。言有諸己則善之著者。意脈自亦不蹈於惡。生來不
蹈惡自善字上生來。

聞斯行諸章

夫子非教冉有不必稟父兄之命。稟命自是常禮。正恐冉有遇義當行者不能勇爲爾。蓋行事須是有決
斷。志在必行。然後稟命而卽行。若見義前卻。自無主見。不勇爲。則非父兄使之也。稟命之意卽在聞斯行
諸之中。

集注。約之於義理之中。中字重讀。

畏匡章

國語樂共子曰。民生於三。事之如一。父生之。師教之。君食之。生之族也。唯其所在。則至死焉。檀弓亦曰。事親服勤。至死致喪三年。事君服勤。至死方喪三年。事師服勤。至死心喪三年。亦事之如一之意。古人皆是如此。但師有不同。服勤至死。亦謂授道以成其德者。孔子之於顏子。豈與他師弟子可同日語。不唯顏子以此自處。而孔子亦以此信之。孔子正恐顏子不知夫子安否而誤死。故有吾以女爲死矣之言。蓋夫子周流天下。從車必多。觀孟子後車數十乘。可見前後必不能相續連行。匡人之圍。顏子必相失在後。不在圍中。故夫子解後。恐顏子不知而猶致死故也。

使子羔章

前章集注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。此章又言質美而未學。蓋質美則厚有餘。未學則知不足。其章一耳。侍坐章

夫子之於弟子。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。固知其學力之所至。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。則不能知也。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。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。蓋此章非獨觀人。亦所以教也。

千乘之國。以地實出車數而言。當方三百十六里有奇。況有山林川澤城郭道塗。又當三分加一。若以封建常法言。可謂大國矣。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間。則此猶小國也。蓋自黃帝時天下萬國。後漸漸吞併。至湯時三千餘國。至武王時會孟津尙八百諸侯。而武王又封建親戚功臣爲國多矣。東遷之後。併吞猶甚。

小者漸大。當時齊秦晉楚。其地或至千里。故千乘之國。誠小國也。

千乘之國。地大事殷。固自難治。而攝乎大國。則此弱彼強。爲其所檢制。而事有不在於己者。爲尤難也。興師旅。則傷人殺人。妨農費財。饑饉則窮困流離。轉死溝壑。二者乃將危之勢。難而又難者也。子路僅爲政三年。便有好勇知方之效。可見大材已。豈管仲之比哉。

有勇知方。是衣食足教化行。蓋務農積穀。使民有以仰事俯育。然後教之以軍旅。教之以道藝。有勇則可以禦侮安人。知方則能親上死長。三年之間。其效之速而大如此。

二子才學固不及子路。然見夫子哂子路。故其言愈下。冉有猶欲治國。公西華止言爲相耳。尤不敢以重事自任。

端。衣名。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。此衣身長二尺二寸。袂亦二尺二寸。而屬幅。謂袖接一幅也。整齊端正。故謂之端。元。則其色也。

志者有所期而可必至之意。固非已行之事也。聖人之間。正欲知四子之自期者。三子之對。正與聖人之意相當。亦各自言其所必可至者爾。曾點乃無所志於事。未然而不可必得者。但於只今便得爲者言之。於春時而服已成之春服。童冠之人。或七或五。無拘於長幼多寡之數。沂水雩壇。地近即可至。景勝可以遊。浴者莫春事也。風者遊息之意也。至於詠而歸。則以其胸中所蘊。發於歌聲。以優游涵泳。其自得之意。則其安分樂天。與物爲春。人我無間。氣象藹然可見。三子所言。雖其所能之實事。只是事爲之末爾。與曾

點高下自不同。故曾點所對。雖非聖人所問本意。而聖人自深許之也。

雩。祭名。春秋傳曰。龍見而雩。龍者。東方七宿。其形如龍。謂建巳之月。龍星見。時天子雩五精帝。配以五人。帝。諸侯則雩祀百辟。卿士有益於民者。以祈穀實。五精帝。謂靈威仰。赤熛必消反。怒含。樞紐。白招。拒汁。音叶。

光紀。五人帝謂太皞。炎帝。黃帝。少皞。顓頊。百辟。卿士。古勾。龍后稷之類。又周禮司巫。若國大旱。則帥巫而舞雩。

集注。時見曰會。衆覲曰同。周禮殷見曰同。殷卽衆也。改殷爲衆。避諱也。但周禮有殷類曰視。又一禮也。此則易見爲類。不知如何。然類亦見義。諸侯四時見天子之名曰朝。宗覲遇。時見則無常期。諸侯有不順者。王將征之。則於朝覲之時。別爲壇於國外。合諸侯而命事焉。此時見曰會之禮也。如王十二歲不巡狩。則六服盡朝。禮畢。王亦爲壇。合諸侯以命政。此殷見曰同之禮也。

浴。盥濯也。後漢書。三月上巳。祓除。官民潔於東流水上。除去宿垢疢。蓋於水上祭而盥手。略湔濯其衣。以寓潔清之意。自古風俗如此。非裸而浴也。

三子之言。是盡其才用。曾點之言。涵容則廣。蓋點止就目前曰。用行。事上說。便有如此氣象。若居別地位。則便有別事爲。所至處皆是天理。故點該得三子之言。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。集注自有以見夫以下。至隱然自見於言外。雖是就其已言者形容。而其未言者。固可想見其氣象也。曾點見趣甚高而行不掩。本注朱子以見字冠之。

程子謂曾點便是堯舜氣象。亦以其物各得所。意上描闕二。謂之氣象。而不可謂之事業。

子路若達爲國以禮。便是堯舜氣象。蓋禮是天理自然之節文。達禮則見物物有則。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。不可措一毫私意於其間。則氣象非堯舜乎。

圈外第一條是揚三子。第二條當作三節看。一節言曾點三子者之誤。以上揚之。特行以下。是抑之。二節言子路等所見者小。是抑三子。三節子路以下。又是揚子路。第三條第四條皆是揚曾點。

顏淵第十二

顏淵章

非聖人性之者。則皆有物欲之蔽。但有淺深之不同爾。故學者必須消磨物欲。然後可以復其性。蓋天地生物。理爲之主。人之一身。心爲之主。人心本全。其天理者也。天下事物萬變。不能皆善。心爲事物所感。則欲生私勝。天理漸昏。理與欲二者。在人心常相消長。理明一分。則人欲消一分。欲長一分。則天理消一分。學者但要究明天理。屏去私欲。若欲盡理明。應事接物。件件適中。卽是全體之仁。

克己是非禮處。勿視聽言動。復禮是合禮處。則視聽言動。非勿二字。賢愚之樞機。然須先下格物工夫。知何者爲禮。何者爲非禮。方可到此地步。顏子平日格物工夫已至。故聞夫子之言。便一力承當。克己復禮是開說。四勿是合說。

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。言一日之間。接事應物。能盡克去己私。皆復還天理。則天下之人聞者見者。皆

許之爲仁。蓋應事合乎天理之公。則同有是心者。誰得而間之。極言其效之速而甚大爾。非謂一日爲仁。天下之勢便盡歸之。

此章全以禮字代仁字。蓋仁以理言。恐難捉摸體認。故以天理節文之禮爲言。仁卽天理之公。禮卽天理之節文。本非二物也。身之接於物者。事事合乎節文。而無一毫私僞。卽是人欲淨盡。天理流行。卽爲全體之仁。

視聽自外入。言動自內出。但視不是見得。聽不是聞得。聲色雖自外來。而視之聽之。卻在我。所以制於外。則養於中。四者皆同。

四箴序。制於外。養其中。蓋仁主於存心應事。兼動靜而言。四勿是就動處用功。主於一事中。則謂心之全體於動處。事事是當。則是養於中者。熟及其成功。則私欲淨盡。天理流行。於視聽言動之間。自然皆禮。而不待勿矣。四勿仍是學者事故。顏子就此用功。而至於三月不違。養之熟。則化矣。

四箴序。四者身之用也。由中而應外。制外以養中。謂視聽言動四者。是身之接物處。皆是心爲之主。心之動而外應之。當外動處。制之以禮。乃所以養其心而全乎仁也。蓋仁是心之德。故主於心而言。意專在制外上。由中一語。特明其當制外爾。如此看本自無病。金先生乃日由中應外。聖人之事。制外養中。學聖人之事。此是兼非禮勿三字看。蓋程子本引四全句說來。則四者身之用也。一語亦總繳四全句。如此讀下。則由中應外一語。爲說聖人事。又自是一般理趣。卽如云由仁義行。儘自好。由是觀之。讀書者不可不具。

眼。

視箴每兩句內外自對說。首四句雖兩節內外。卻是一串說下。重在操之有要一語。蔽交兩句。言其所以當制。制之兩句。正是工夫。後兩句是效驗。

四箴平觀之。若視切而聽緩。細玩其文意。則聽重而視輕。蓋視箴止言其中遷。聽箴乃曰遂亡。視言心。聽言性。心以知覺言。性以理言。知覺有遷。猶可挽回。天理若亡。則不足以爲人矣。蓋目之所及者有限。耳之所接者無窮。聽雖主於聲。而凡係乎言皆屬聽。讀書爲學。得之於簡冊傳聞者。皆聽類也。若於事物之來。應之或差。猶可改也。至於學問之差。爲心術之害。遂至於亡其性。則不可救藥矣。聽言之邪正。其可畏也如此。

視聽言各指一事。動則舉一身而言。故動箴兼心說。謂內而心之動。外而身之動。皆出於正。表裏如一。則天理流行。若但強制於外。而動於中者。或未盡善。則病根不除。未爲得也。此卽慎獨工夫。

仲弓章

上兩句敬以持己。中兩句恕以及物。下兩句敬恕之效驗。孟子謂強恕而行。求仁莫近焉。行恕熟。卽是仁。行仁須自恕起。

集注謹獨二字。是此章之骨子。蓋有謹獨工夫。然後能如見賓。承祭能敬。然後能恕。則敬是恕之本。下一條卽此意而言之詳。

司馬牛問仁章

篇首三章問仁而所答不同。三人之才有高下故也。顏子見理已明。故告以全體。其言直捷簡要。冉子未及顏子。故教之行恕若熟。亦便是仁。司馬牛多言。故只就他病處說。言詘是行仁之一端。緊要在爲之難。上言爲行表。人若易其言。則所行必不能盡理。然只是教顏子非禮勿言一節。

司馬牛問君子章

不憂仁也。不懼勇也。仁者樂天。故不憂。勇者果決。故不懼。必其平日言行忠信。所以內省不疚。而自然無憂懼。

司馬牛憂章

司馬牛桓魋之弟。桓氏蓋宋桓公之後。別爲向氏。世爲宋司馬。故爲司馬氏。桓魋兄弟五人。左師向巢。次魋。次子頤。子車及牛。不知牛與子頤等兄弟之次。初宋景公嬖向魋。後魋之寵害於公。公將討之。魋先謀公。請享公。以日中爲期。家備盡往。私家甲兵之備。盡往享所。公知之。命皇野召左師巢與之誓。而共伐之。遂攻桓氏。子頤告魋。欲入攻公。子車止。令勿入。魋遂入。曹以叛。曹人叛魋。魋奔衛。巢奔魯。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。後魋再奔齊。牛又致其邑適吳。吳人惡之。而反。卒於魯郭門之外。阮氏牛無兄弟之言。蓋魋未叛之前。逆料兄弟之必叛也。

內敬外恭。固是善德。敬又須是無間斷。敬者主一無適之謂。若間斷。便不是主一。恭須是近禮。恭而不近

禮則勞而徒招辱。能盡二者。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。

皆字太泛。故先儒以爲病。

子貢問政章

夫子所答民信。本言其效。所以集注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襯在中間。子貢析而爲三。正欲知信與食兵。何者爲重。蓋兵食有國者必不可無。而民不信又不可以立國。三者相權。孰重孰輕。故以爲問。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。而信者人心所得。天理之固有。非如兵食自外來。故至死不可去。

夫子初答民信。固以效言。制田里。薄賦斂。使以時。則食足。比什伍。飭車甲。時簡教。則兵足。只此二者之間。信已在其中。況食之飽居之安。然後教化可行。而事得施。信於民。則民無不信於上矣。民之信。本於上之先信也。故集注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補於上。曰不離叛。則又信後之效也。子貢以二本一效列而爲三。非強析之也。固在聖人語意中。夫子最後之答。則又推信字之本而極言之。謂此實理人之固有。失之則不若無生。此亦兼上下言之。前民信之信。則復信字之一義也。

棘子成章

此章質文。正是說辭氣威儀之間。然又自有兩層意。發於辭氣威儀。有尙質尙文之不同。此一意也。如語錄使一箇君子與屠販之人相對坐。並不以文見。畢竟兩人好惡自別。大率固不可無文。亦當以質爲本。如此則人是以德爲本。而發爲辭氣威儀之文華者爲文。此又一意也。

子貢之言。亦夫子彬彬之意。而集注謂其有失者。蓋二章雖皆以文質對舉。而夫子有野字史字。所以集注上言鄙略。下言誠不足。鄙略但少修飾爾。誠不足則亦虛浮之弊。語中自有輕重。子貢則兩言無輕重之分。而又力反子成之說。故有失。

看來子貢雖言文質相等。又只是主文意思多。虎豹之鞶。猶犬羊之鞶。以爲無文故無辨。雖曰無文故無辨。然虎豹之鞶。豈果與犬羊之鞶無辨哉。

盍徹章

年饑用不足。金先生謂兩下問者是也。蓋哀公固以用不足將加賦爲問。然年饑則不可加賦。則不足又不可不加賦。將何以處之乎。故曰。如之何。如之何者。使於二者處之當也。有若對曰。盍徹。則極本窮源之論也。蓋當時三家擅國。而魯君無民。雖賦什二而不入於公室。私家富而公室貧。徹法果行。則民之田賦既有定制。等而上之。士大夫卿君各有定分。而公室所入者多矣。制既定。則量入爲出。一舉先王之制行之。安有用不足之理。救民之困。濟國之貧。無過於此。哀公不悟其意。反以賦少爲言。故再對專告之。不可加賦而已。

周代賦田之法。一夫百畝。鄉遂用貢法。十夫同溝。而無公田。都鄙用助法。方里而井。井九百畝。其中爲公田。八家皆私百畝。於公田百畝內。各賦與八家二畝半。使之爲廬。播種時居之。公田共分二十畝與八家。所存止八十畝。八家共治公私田八百八十畝。鄉遂同溝之人。都鄙同井之人。皆通力合作。計畝均收。凡

耕種耘刈皆共治之。欲其用力均也。收成之時。溝中將千畝所得之穀。井中將八百八十畝所得之穀。皆於十分中取一分納於公家。餘九分則溝井之人各均分之。徹通也。謂通計溝井之所收而分之也。此所謂周家什一之法。魯自宣公以來。既收什一。又於私田之中。收其什一。是謂什二。

崇德章

鈞是人也。以我愛惡之故。甚至欲其生死。生死有命。豈能欲之。是固惑矣。鈞是人也。有欲其生者。有欲其死者。何胸中紛紛如是。而有何損益於彼哉。豈不惑之甚者。

齊景公章

陳完者。陳厲公之子也。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。禦寇與完相愛。完奔齊。齊桓公使爲工正。完生穉。穉生湣。湣生須無。是爲陳文子。文子生無宇。是爲桓子。皆事齊莊公。無宇生乞。是爲釐子。乞事景公。厚施於民。景公卒而立幼子荼。田乞爲亂。荼出奔魯。乞立景公庶子陽生。是爲悼公。而使人殺荼。陳乞專政。卒子恆代立。是爲成子。其後悼公遇弑。立其子壬爲簡公。陳恆復爲亂。弑簡公而立平公。恆之後三世至太公和。纂齊國。釐卽僖字。

居之無倦章

居之行之。此說似虛。若不見所指。而上句尤虛。蓋子張問爲大夫。而爲政之事。爲政則隨其所居之位。有當爲之職。身任其事。則當常存諸心。詳思密慮。周徧謹審。無一事之忽。無一時之怠。然後職舉而政行。此